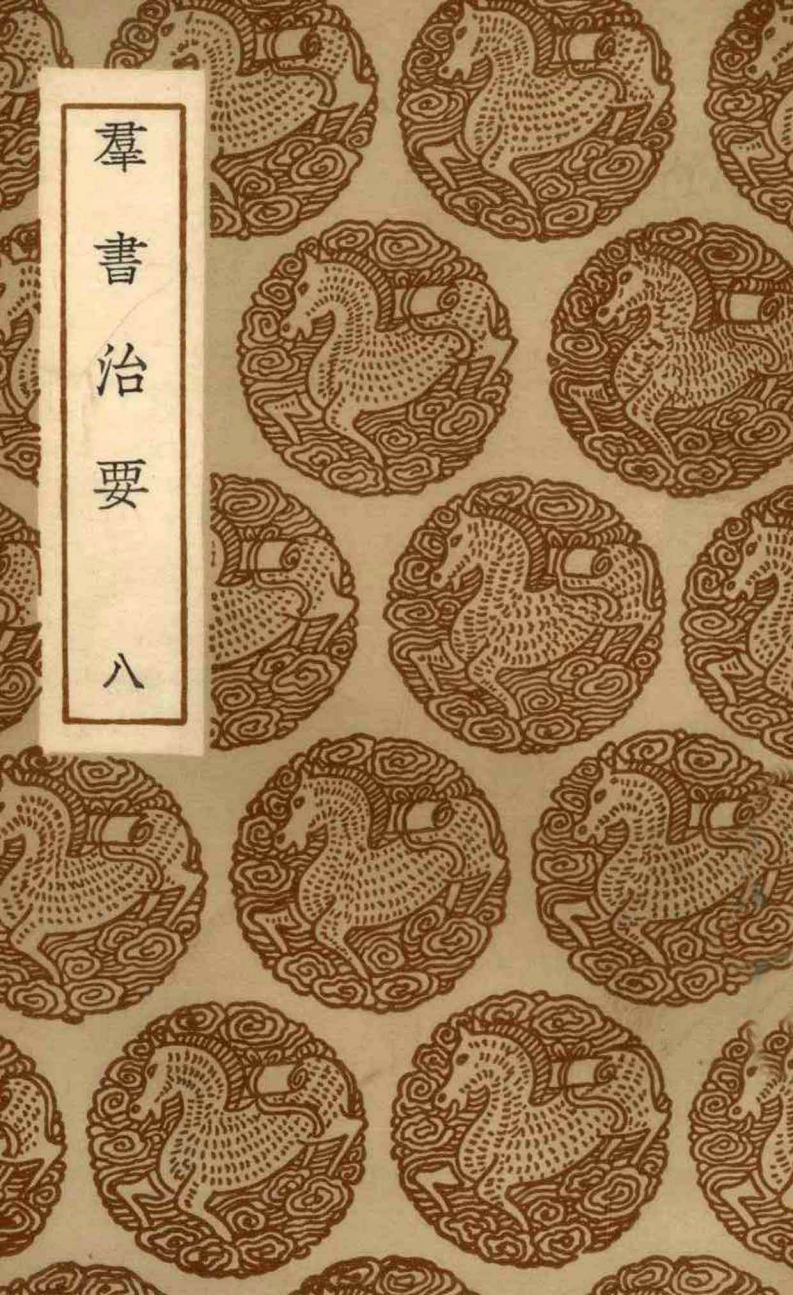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
八



羣書治要

(八)

魏徵等撰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孫卿子

荀況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本書備作
備。

備作修。

見善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狼虎，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諂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

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夫驥一日而千里。驚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鼃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鼃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鼃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撙紉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

• 脩舊作循
改之 •

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禽獸行而欲人之善己。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審勞逸。畜積脩鬪。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甚省。

矣。

能人所不能
賢者改之
知者知人
所改之智
舊皆作上
止舊作上
改之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若不從服。夫其爲人下也如此。其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相高下。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宜。事變得應。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哉。

請問爲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者。職之衡。

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如是，則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理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則民富，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

則必有貪利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劬勞。非特以爲淫夸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鐘鼓管磬。琴瑟笙簧。使之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宮室臺榭。使以避燥濕。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理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意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

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

無爲字。

無君字。

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爲人制之。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改玉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

忘作緩。

事至逸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則雖賊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止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使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壹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閑靜僻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

猶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三得舊皆
改之德與
舊作與
改之素
甚作素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豪末，必不加焉。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爲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不然，使愚詔智，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爲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羣臣若是，則衆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未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忽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尙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

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賞不治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

以作之。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循道之人。奸邪之賊也。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

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諂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僻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算。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

君之君
作之

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君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弼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界垂不喪。故明主好同。闇主好獨。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妒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賊也。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躍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

之善無善補附

問。作下

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詐桀。猶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修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修理。修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爲人之惡寒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 懲舊作整
改之 •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畏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矣。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患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矣。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也。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